鄭堂札記

鄦堂札記卷一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日知錄十九曰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案語錄科近人恥不復爲而仍添一科曰攷證科然攷證之原出于禮記尒疋尤尚修辭立誠之功斯卽目之爲文學之科亦無不可或漫將詩古文辭當四科之文學見王道思荊川集序則程子曾言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頗當世才華之士勿輕詆焉

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見後漢書班彪傳史遷以項羽爲本紀秦楚之際爲月表實本于陸賈也然在史記則可若斷代爲史便爲失體所以漢書不循其轍而後人修史亦無此種紀表

天下之水河爲大古今之書經爲重故言水利者曰河渠志簿錄者曰經籍孟堅摘論語中字改河渠爲溝洫實不足以盡其義後人竟不從之若藝文即經籍之異稱舊唐志稱經籍新唐改爲藝文通志略稱藝文通考改爲經籍宋史仍復爲藝文至 皇朝

敕撰明史亦不改

前人編集好采取自著大部書中之成篇者別立題目雜列其閒以張大卷帙卽如曝書亭集重出經義攷日下舊聞諸書案語及靜志居詩話之類鄙意雅所弗尚甯使文集之一覽易盡不使箸作之兩處互見也或有攷定亦宜別記嚴久能曰王文簡箸述其復見者較多於竹垞鄙意亦嘗疑之

或問王孟詩如何予曰王詩秀孟詩清杜少陵解悶詩于右丞則曰最傳秀句寰區滿于襄陽則曰清詩

句句盡堪傳詩史品題千古定論

說苑載越人歌一章詞采聲調宛然楚騷故朱子錄入楚詞後語王阮亭古詩選獨删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竊所未喻

杜牧之注孫子序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案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杜氏一時誤涉故多遠者近者四字未可據以添論語本文也

史通正史篇于隋志則云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近人援引隋志輒曰五代史某志以駭人觀聽蓋不知反襲唐之俗稱耳

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二公俱有鄙棄六朝之意獨少陵不然一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懷李白再則曰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嚴滄浪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可稱知言嚴以能日鄙意謂太白昌黎詩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少陵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亦以六朝許之

元祐黨籍碑司馬溫公文潞公爲冠蓋以二公並時爲宰相也漁洋過潞公墓姓名留冠黨人碑句本極自然歸愚選國朝詩錄及王作易冠爲重句便不響當以原本爲是

趙秋谷聲調譜學詩之規矩也舍此學詩是偭規裂矩巧何從生或以爲熟讀古人名作亦可與聲調吻合其言誠是然何如此譜之易從有功也馮侍御浩曰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亦非譜之所能囿也見玉谿生詩箋注三齊梁晴雲下此眞持平之

論實獲我心嚴久能曰許積卿極不以聲調譜爲是元照曾切論之

游山詩有時地之異宜隨時隨地設色布景否者皆陳言也郭熙記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此時之異也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頳而堆阜此地之異也兩書所言雖非爲作詩者說法然求其細意熨貼亦不外此數語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下接

云時看遠鴻度作見驚鷗起景界低小極矣卽雲島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爲未當繇詩祇四韻所舉乃中二聯也

今人文字中稱謂動遵古法而于門下士則稱曰某生粲漢書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然則生者尊稱也若依他例亦不得稱總之稱謂當隨時而斟酌之不得太泥古法

稱謂有泥古而失之者如杜牧之邕府巡官裴府君

墓誌云某娶裴氏實君之私案介廷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故衛風云譚公維私今牧之以男子借用女子之稱謂豈不泥古而失之乎若作實君之姊壻或妹壻便是文從字順各適職矣

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前總言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後言兩道家不稱道德案道家宗老子老子有道德經故前總言處可連稱道德以均句法後祇言道家乃正稱非省文也

鄭氏石柱記箋釋三于衡山下歷引郡國志海錄史

記諸書春申君事以爲下菰城者或春申君伐吳屯駐之處中孚案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或有時在下菰城屯駐未可知若春申君上距吳滅將二百載吳滅在魯哀廿二年安得有伐吳屯駐之事此其誤之顯然者也方杲初曰哀十五年伐吳之子西名申恐鄭氏因申字誤涉遂併爲春申君事耳

昌黎讀荀子篇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而于原道則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擇不精語不詳何大醇小疵之有此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以子

論之荀子大醇而小疵揚子擇不精而語不詳杜牧之有三子言性辨謂孟荀揚三子且獨贊荀子矣

孔子學官于郯子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人皆謂夫子之所師如此其實非七十子之從夫子比也昌黎師說本欲世人從師如七十子從夫子乃反引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及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言夫此種師法人皆如此亦何待言昌黎不過欲以取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兩語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

四書釋地又續于往送之門解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子謂令人祇緣句讀不明遂有此誤認益往字一讀即下往之女家之往謂女臨去之時也送之門一讀婦人迎送不出門內言不出于梱送之門謂送之于內寢之門也閻氏亦不明句讀故于往字不著解而且拘泥門之一字反引儀禮以證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且疑爲鄒之昏禮皆臆說也

唐人稱應試之賦爲甲賦葢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于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卽爲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見答李生第二書或以文選第一卷首有賦甲二字故倒其字稱甲賦案李善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或說非也

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銍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麈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吾鄉孫同守梅著四六叢話三十二卷分門別類博采羣書洋

洋乎大觀哉同守卒後數年爲儀徵阮學使元刊行學使係同守丙午分校所得士通儒出于門下可爲箸述增光

漢蓺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一當作七葢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氏攷證歷引劉向別錄蜀志秦宓語及裴松之注引中經簿幷注明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名目詳哉其言之矣乃經義攷于論語門雖存其目而于諸家之說絕不采錄反注一佚字再檢

大戴禮記條下則別錄一則已爲輯入入此出彼深所不解

唐藝文志釋氏類有那提時文釋鈔四卷時文之目始見于此特未知其何所取義也

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倪氏燦補作遼金元藝文志不過虛列書目已耳中惟釋行均龍龕手鏡四卷耶律純星命揔括三卷著錄于　七閣書目然星命揔括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較之補志五卷之數終佚二卷不則分

卷有異同揔括補志作祕訣或一書兩名未可知也嚴厚民日葉竹堂書目作星命揔括五冊

關中金石記四云唐時有兩一切經音義僧元應所箸者爲釋書音義史祟所箸者爲道書音義兩書引據多古書雖爲二氏之學其博疋猶不遜陸德明經典釋文予每欲合而刋之以供同好也案元應音義見有武進莊氏校刋本史祟乃唐代道士宋陳景元上清大洞眞經玉訣音義引一切經音義即史祟之書也其書今無刋本近人亦無有援引及之據畢尙

書所言其書尚存弟五卷亦舉及兩一切經音義與陸氏釋文等書捴稱曰具在惜無有取道藏本而校刊之矣嚴久能曰秋帆尚書曾有意栞史崇之書會歿而不果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為名升為早講從之案論語之名甚古何必作此變更況魯為國名豈足以概仲尼微言春秋本魯國之史尚不可改為魯經施之論語尤為失當後惟王氏栢有魯經章句他人莫之從也至近代朱竹垞集中猶沿此名難乎免于弔詭之譏

矣

史通探賾篇云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杭氏諸史然疑三國志條引之魏譔作劉遂謂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帝蜀者夫書名漢晉春秋其以魏爲僞國可知況自來刊本未嘗譌作劉字杭氏偶爾誤記容或有之然于其上所攷謂漢晉春秋獨以蜀漢爲正習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予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云云自相背謬則不可解耳嚴厚民曰集諸史然疑乃秦亭老民未成之書偶有此誤亦知

者之一失

楊氏丹鉛錄謂漢藝文志所列儒家者流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案儒家類晏子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魏文侯公孫尼子孟子孫卿子賈山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兒寬劉向諸家俱在其中尙得謂非君子儒乎至文藝末也出于周子通書上有道德本也句所謂文藝指辭章言之與漢志名目迥別志之藝字本指六藝文字則并諸子詩賦兵法數術方技盡已在內亦非祇屬辭章詢

若楊氏所云則將舍六藝而言道德且驅古今一切
之書俱以文藝之末槪之矣甚矣其傎也
楚詞大招伏羲駕辯兮王逸注曰伏羲作瑟造駕辯
之曲又劉淵林注左思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云
伏羲作琴始造此曲玉海一百十路史後紀一引並
同案世本伏羲作瑟神農作琴劉注誤以瑟爲琴而
羅王兩家俱仍之不改非也又案上古結繩而治其
時未有書契駕辯之曲當屬有聲無辭如南陔白華
之類耳明梅氏鷟自序古易攷原誤稱王逸注云駕

辯伏羲書名引以證伏羲時即有文字何其不檢至此、

徐氏書春秋地名攷于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據朱竹垞報徐敬可處士書甚以爲非竹垞之說是也然以召公爲文王子不始于皇甫謐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云召公周公之兄此皆謐之所本宜並存其說而駁正之者也

高氏子略三戰國策條首云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

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
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此下將戰國策辨駁
後又云況于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三書紀載殊無
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于此夫載戰國楚漢之
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
此乎中孚案漢書遷傳贊祇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不曾數及新語高氏頻言三書
其誤已甚況新語一書漢志箸錄在儒家繹其文絕
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且亦不見有爲太史公所

采擇者何得相提而並論乎孑子書攷縱橫家戰國策下全采高氏此條竟將兩陸賈新語删去三書俱改作二書免滋學者之惑

關中金石記二　載昭仁寺碑貞觀四年十月立當列在邕禪師舍利塔銘之前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年月方順今厠于右僕射虞公温彥博碑之後十一年十月立蓋因温碑下有彥博以貞觀四年云云致誤

關中金石記五　復唯識廨院記宋皇祐三年立黃庶撰文□□元正書跋云碑書或正或行或艸或兼篆籒分隸奇怪道偉

莫名一器余所見隋開皇時曹永恪修陳思王廟碑亦如是後世無人敢效之矣案此碑所書又與後魏李仲琁修孔子廟碑并陰相同見金石文字記二亭林先生曰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艸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亭林之言如此而畢尙書則稱許不置雖人之所見不同終未免好奇之過所刋惠徵君明堂大道錄及禘說正書參以古體一字而有數樣寫法係徵君自書豈非此種

碑文爲之作俑哉

鄭堂札記卷二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引馬氏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自來解論語者多從之竊以爲未安也前後三章言孝俱貼著人子說而此章獨離開人子說聖人垂訓必不若是之深刻攷之淮南子說林訓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

云憂親之疾凡爲人子皆然烏足云孝豈無違與敬與色俱非凡爲人子皆然者乎武伯憂親然則疾當屬父母憂當屬子爲解父母二字當讀斷方不迂曲或謂禮記文王世子首三節的是此章之義疏誠如或說則文王武王之事亦不足爲異矣嚴久能曰鄙著亦引高注以備一解但與馬注相較義似淺近恐未可以馬爲非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躳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

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葢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爲鄭氏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盧氏論語音義攷證陳氏論語古訓所載此不博引嚴厚民曰以善加名之說確不可易○廣韻二十四職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作直氏楚人直躬之後偶憶附識

大戴記投壺所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卲八篇廢不可歌之目也經義攷逸經門絕不箸錄豈所謂掎摭星宿遺羲娥者與

大戴記曾子本孝云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案孝子即中庸所謂君子也暴人即中庸所謂小人也子思是曾子弟子故有此相似之言

晉書地理志總叙于劉璋孫策所置郡即統于蜀先主吳大帝下誠以璋策割據之郡不可列在漢末若別爲序次又嫌詞費且其地俱爲蜀吳之所有因歸之先主大帝所置亦未爲不是也璋策之傳亦分冠蜀吳各志畢氏新補正本以爲誤似未諳史家立言之妙

晉書潘岳傳載岳美姿容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或謂此蓋岳小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況在大道上中孚案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史云少時何見得非成童以上至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果滿車則婦人亦眾矣豈竟無少艾相慕者乎史臣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並論正譏其人之自少至壯無一善狀以為不倫非也史通六家篇云晉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定以篇

弟爨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漢魏尙書浦氏通釋以漢魏尙書之漢字爲衍文是也至盧氏羣書拾補中有校正本則曰漢指蜀漢非衍字也中孚案晉人如陳氏三國志則陽尊魏而陰夷于吳蜀之列習氏漢晉春秋則顯斥魏而獨尊蜀漢之統此外箸作如王沈魚豢孫盛郭頒諸家惟知有魏而已孔氏之書殆猶此例即或欲載蜀事亦必坿入後漢尙書斷無取冠曹魏獨遺孫吳之理故當仍以通釋爲確唐藝文志作後魏尙書通釋又以後字爲衍文亦是

盧氏羣書拾補中新序逸篇有周昌者沛人一條從太平御覽七百四十錄出前後重載字句俱同惟前于臣則知其不可也句則字下注云疑當作期期後則竟作臣期期知其不可也爲稍異耳

韓非子在漢隋唐宋諸志中俱祇稱韓子近著書家引韓子必有非字以爲恐與昌黎相混夫昌黎係文集非子書也後人選韓文者謬稱爲子耳此稱仍還之非爲是

凡詩集中載他人贈倡之作當列于本人答和詩之

前他人答和詩之作當列于本人贈倡詩之後題目亦不得改削唐人集皆如此今人則一槪列後幷將題目刪緐就簡如贈詩答詩原倡和作之類非古法也

爾疋釋畜不應獨闕豕屬前釋獸寓屬豕子豬以下三十五字邢氏疏云此辯豕之種類也案其文法與釋畜篇極相似其爲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庶成全篇且于篇末豕五尺爲豟句亦前後相應矣嚴久能曰此說極是鄙著亦有一條與尊說相合左傳昭廿五正義云豕有野豕故因記之于釋獸耳元照案馬屬明有野馬牛屬之犘牛犩牛亦皆野牛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且爾疋未嘗有

野家孔氏出說兩無當矣

左氏莊卅二年傳而以夫人言許之杜解云許以為夫人顧氏補正則曰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案此句對上從之二字下割臂盟公句對上閟字孟任許公盡此四字中此左氏文法尚簡之故若如顧氏讀法則必于割臂盟公下再綴數語方盡當日情事仍以杜解為確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又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

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皆舉首篇以統號其全書也與屈原傳累言離騷單指首篇者不同離騷諸篇本卽賦之最先故可稱賦傳又云乃作懷沙之賦懷沙卽九章之一也漢藝文志詩賦家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摠序之曰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賈誼傳曰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楊雄傳贊曰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皆足爲證至王逸編楚詞且尊首篇爲經昭明文選又别立騷一門反在詩賦之後皆非也　原傳贊曰子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因知招魂乃原作也若屬宋玉所作史公必不與諸篇並舉而曰悲其志也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焉夫既指實原作是矣乃復作或曰之辭在逸亦不竟以爲差作也雖原傳有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以漢志賦七十八家獨無景差之賦若大招是差作孟堅豈有不載之理總之招魂大招俱當歸之屈原倘謂恐踰漢志之數則以九歌當九篇其數仍符也

蔣氏 驥 楚詞餘論言之備矣

史通題目篇云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攷名責實奚其爽與中乎案楚漢春秋漢志列在春秋家司馬貞以爲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史記陸賈傳索隱今雖已佚當劉氏時其書尚存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及太平御覽俱引之何得與呂氏春秋並目爲子書雜記豈因新語而誤涉與

論語願車馬衣輕裘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三根據羣書以證本文之無輕字確不可易白虎通盧校本

于三綱五紀篇所引尙存輕字當依詹事刊去

世說言語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王文簡甄錄其句入古詩選以爲詠雪聯句詩前人皆謂起于柏梁但詩本出三秦記觀日知錄卄一所攷的是後人擬作然則當以詠雪一章爲聯句之始矣

世說排調篇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

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其實古今人七言從無此種句法子猷所舉不過一時口給不可爲典要顧甯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得之矣

郡齋讀書志上二哲宗新實錄條載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案祖禹在元祐閒嘗任諫官高宗舍其官職而舉其

箸作以表其子之有家學且可想見身後之榮不在官職而在箸作也

盛侍御符升題王新城尙書雍益集總述尙書八歲能詩伯氏西樵授以王裴詩法而尙書香祖筆記云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案輞川集四十首最宜啟迪初學故尙書卽以幼時所受者標舉于人所撰唐賢三昧集于王裴諸體詩大有取棄獨是集

王則選十五首裴則選十一首其嘉惠後學之盛心固昭然于簡策中也

竹垞先生所箸靜志居詩話分載于明詩綜者品題平正攷證精詳而行文亦復疏暢因思詩話嘗及歷代恐不僅此及攷諸家文集筆記幷楊末孩所撰竹垞詩注年譜凡所引用詩話無有逸出于詩綜外者于是知詩綜所載一千四百二十餘則卽爲詩話之全書無疑葢本爲明詩而作故卽依次坿載不更有單行刋本也世人苦詩綜太緐家不能有其書卽有

亦不能徧觀而盡識顧取朱竹垞明人詩鈔以爲讀明詩之善本孰知其所自爲說大都勦取靜志居詩話而或改換其起訖或節芟其典核者試取詩綜而覆閱之始可以發其覆矣　凡詩綜坿載詩話于每卷首條冠以靜志居字樣己後祇稱詩話自首卷以訖末卷無不皆然嘉興李稻塍與其族弟集編次梅會詩選凡明季　國初諸家見錄于詩綜而有詩話者盡行采入遇有標明靜志居者則稱靜志居詩話祇稱詩話者則稱明詩綜詩話可謂讀書眼如豆

甲寅夏秋予從詩綜內錄出靜志居詩話分爲二十二卷自爲之序初意擬呈盧抱經學士刋入羣書拾補二編冬閒遭先王母之喪無暇及此次年復屏居荒江寂寞之濱此本久藏弆篋中亦無有前此之設想矣其冬學士棄世越四年文集刋成見有靜志居詩話序知學士已于丙申年編緑此書亦分爲二十二卷不約而同咄咄怪事惟學士不免有所刪削予則隻字不遺遇有乖礙處輒作按語以申明之其與文集重出者并攷其異同詳略則稍與學士不同耳

近聞學士底本爲海甯吳槎客騫取以刊行眞盛舉也

開攷少陵全集中有詩及杜位者五首其杜位宅詩守歲有云守歲阿戎家其送蜀州栢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有云與報惠連詩不惜其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有云令弟雄軍佐則位乃少陵從弟明矣又少陵示從孫濟詩有云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蓋明言濟爲從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以少陵爲征南十三代此本少陵祭遠祖當陽君文却不錯位與濟爲征南

十四代羣季俊秀下夷從子之列老孫質樸上躋族
祖之班牴牾如此不若從集之爲得也昌黎之從孫滂世系表謂
滂爲寶雞丞攷之集中有韓滂墓誌銘祭滂文並無爲寶雞丞之事此亦誤之一證
江氏尚書集注音疏通部俱作小篆字法參用別體
郤不全本說文所據說文祇大徐本不覺其誤至書
刊成後段懋堂大令以聲傳教示之方識一條于卷
末然則江氏字學不甚精核故畢秋帆尚書于其欲
將釋名疏證篆書付刻竟不從之見疏證自序後再四相
請姑許其別書一本刊行焉見篆書疏證自序嚴久能曰江刻補誼于白

虎通所抱經先生爲支庸子亦過也

經義攷原闕宣講立學家學自叙四門竊意宣講立學兩門當如鏤版著錄之例采摭史書而成家學門當屬著錄祖父及同族之書于全部獨闕此類知之自序門當屬敘述編譔體例及序于卷首無自序凡例知之竹垞有寄禮部韓尚書書備述著作崖略將家學二字越在承師之上人俱疑家學門爲序次古人祖父子孫授受原流而設矣殊不知承師門内已敘及之承之之一字正指此類惟于門人條有子思與

其列而七十二賢人後獨不及伯魚此乃竹垞疏漏處

陶靖節詩祇百餘首有唐王孟儲韋柳諸公得其一體無不名家可知好詩不貴多也

隨園詩話有一條云顧亭林讀書未見鄭夾漈交友不交毛西河亦奇案西河之交與否一時無從取證獨所言未見夾漈者殆以箸述中不引及耳亭林箸書滿家豈有不引及夾漈之理卽如顧氏譜系攷遺書之八寥寥無幾開卷卽引通志氏族略而可謂未見夾

深乎然則不交西河之說亦未足深信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四 以易之序卦傳即六十四卦之目錄太史公自序班固之敘傳即史漢之目錄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中孚更爲廣之曰隋書經籍志子簿錄篇云孔子删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然則詩書之序即詩書之目錄也推而至于逸周書序太乎經乎衡何莫非各書之目錄也

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取南風正頌四詩穿鑿傅

會强分時代以爲合于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此非特翻小序之案更翻詹論之案矣如何氏者誠經中之蟊賊也同時諸人謬相推許固無足怪以竹垞之博洽且謂其書亦有足取恐不免賢知之過

吳越備史載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唐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渾齎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山起橫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案天目山前四句宛然七絕晉人何得有此風格其爲

後人僞造無疑況吳越臣事中朝不過夜郎自大耳亦未必有王氣備史所載出于錢氏子孫張大乃祖之事有識者無爲所惑也

鄭芷畦湖錄一百二十卷已列者只列傳二卷首載陳高祖世祖廢帝高宗後主五君俱因舊史文綴集其一朝之端卒而不詳及在位時事不知其例何居且正史皆編之爲紀此獨夷于列傳豈一郡之志反大于一朝之史乎芷畦自詡以史爲志恐兩無所當矣

五經圖十二卷刊本明侍郎廬江盧謙輯係謙官信州時得石本以歸授其邑令章甫更爲版行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經義攷羣經門闕載當補入

羣書拾補所載山海經圖讚二百五十九章補遺四十四章無論題之多寡俱以四言六句括之獨補遺中鰷魚飛魚焦堯菊四章只作四句恐屬脫落盧學士言後有刻山海經者必幷刻此方成全書中孚案諸讚並多失次宜依經文細爲詮序

陔餘叢攷九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云既曰隋書而

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案漢志遠及三代宋志上括魏晉隋志因梁陳齊周無志故兼及之亦猶漢宋之志云爾何得謂名實不相稱邪又云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信若斯言尙偏而不全當更以宋齊北魏三史之志移于南北史之後方成八代完書矣如此評史眞强作解事也

鄭堂札記卷三

烏程周中孚信之箸

靜志居詩話評李于鱗云于鱗樂府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異安漢公之金縢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案續經下當有中說二字方與上句相對此偶誤脫又云元美比之峨眉天半雪至謂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聲過其實于鱗乃居之不疑案文許先秦二句係元美哭于鱗詩于鱗所不及見者亦以爲居之不疑非是當刪去至謂以下十二字語氣仍相接

厲也

經義攷于易學啟蒙既載朱子自序于下乃于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重出朱子自序誤作通釋之自序葢因通釋祇有後序通志堂本取朱子序冠諸卷端已誤作通釋序故竹垞亦承其誤然序文後明識曰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不當彼此相誤更無論于序文相刺謬矣

盧氏釋文序錄攷證載有一說謂德明之卒當在高祖之初此甚誤也案舊唐書本傳云貞觀初拜國子

博士封英縣男使其已卒何得云拜及封也

學春秋隨筆三于莊九年公伐齊下云子糾小白古今不决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爲僖公子或以爲襄公子也案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卽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爲僖公子無疑也中孚案在昭十三年傳晉叔向對韓宣子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公此桓公爲僖公子之確證也萬氏不引及而以浮詞解之言雖當而無徵矣

左氏定四年傳吳入郢以班處宮杜解曰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案下文子山處令尹之宮及公羊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穀梁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之句則解當改處楚人宮室方合

孟子曰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木子俱作予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案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楊倞注夫子孔子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方知孟子之設科與孔子同

簡兮西方美人毛傳以美人謂文王也離騷恐美人

之遲暮王注以美人謂懷王也蘇文忠前赤壁賦有望美人兮天一方句賦作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適當元豐五年所謂美人卽指神宗與熙甯九年丙辰中秋所作水調歌頭同一愛君之心也

金王寂拙軒集四咏美人調大江東去有云少陵詞容多情當年曾爛賞湖州風月自恨尋春來已暮子滿芳枝空結棻所用事實俱牧之事此云少陵殊誤易以樊川仍不礙于聲律也

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

五伯世人習于孟子集注祇知董子有此語是飮流而忘原也

史記扁鵲傳所載趙簡子號太守齊桓侯三則及倉公傳齊侍御史成以下二十二則乃後世醫案之祖故明江瓘名醫類案因取以分列各類之前然全傳中尙多至理名言後刱正義一篇卽可當劉子元所謂人形志讀也見史通書志篇

班孟堅兩都賦序略舉能賦之士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倪寬孔臧董仲舒劉

德蕭望之等攷之漢藝文志獨不載東方朔董仲舒之賦或七略原闕孟堅不增入也

陸賈新語史記本傳及贊並作十二篇漢書本傳同與今所傳新語篇數亦合漢志儒家作二十三篇乃傳寫之誤非分篇有異同也

賈誼新書過秦上云及至始皇呑二周而亡諸侯案史記周本紀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遷西周公于憚狐後七歲秦莊襄

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攷之秦本紀亦大略相同詎則以呑二周屬之始皇時史記未出故傳聞異辭也

白虎通四時篇有云二帝言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閣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新校本据太平御覽改爲五帝言載于補遺中復申明之反與謂二帝也句不相應當仍以原本爲是

吳東壇所編說鈴中有顧甯人京東攷古錄山東攷

古錄救文格論雜錄四種多與日知錄相同當卽日知錄之初藁鈔出別行爲吳氏所編入

逸周書寶典解九德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案下知長幼三字誤衍卽本條及上下數條文法可見

賈誼新書過秦上爲之謀主句當本史記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二贊所引删去主字方與下文通其意制其兵相對又事勢三十二篇內過秦下權重制不定銅布壹遁五篇目下俱脫事勢二小字當盡補入連

語十八篇內問孝闕篇目下脫連語二小字亦當補入連語一篇恐脫去篇目以小注誤入大字耳

東坡墨妙亭詩云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谿藤子見張孝廉金石契中載黃石齋斷碑硯背文尙存吳越勝事書來乞詩要尾書谿藤視昔過眼十七字洵屬坡公自書蓋當年曾刻石于郡齋不知何日斷裂流散于外耳胡李二郡志俱不箸錄眞闕典也

陔餘叢攷十六兩漢六朝諡法條後云案左傳楚太子商臣弒成王先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

謚有在將死時者中孚案杜氏云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謚所謂瞑不瞑者在未歛時非將死時也況當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尙且弗聽豈暇議及不急之謚法哉

陔餘叢攷廿九關節條末云天啟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秋有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檢舉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枚卜案明史選舉志謙益自檢舉後千秋除名至罷枚卜時千秋謫戍趙氏誤

也

昌黎柳子厚墓誌敘述柳州政績有云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而柳州羅池廟碑則曰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同敘述一事且出于一人手筆便有緐簡不同總在與通篇相稱耳

說文八下舟部服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段大令說文

訂曰舟當作周中爭案舟周二字古通用詩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左傳孟子之華周說苑善說立節雜言諸篇俱作華舟隸釋堯廟碑以周帀爲舟帀皆可互證

文選七發霍然病已李善曰霍疾皃也案正法華經音義一霍然儵忽急戾之皃也當如此解後人以霍然爲病愈恐失其義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一于三代下載有石鼓文及吉日癸巳二跋案石鼓文在周宣王時吉日癸巳四字

相傳爲周穆王書似當吉日癸巳跋在前石鼓文跋列後方于時代爲順

晉孔褒有錢神論載晉書本傳故李義山爲張評事謝聘錢啟有云雖虞神有魯褒便恐癖如和嶠但孔之郡望雖本魯國終不得以代其氏魯褒當作孔褒

玉谿生詩失題云雛虎如憑怒蔡龍性漫馴馮侍御箋注三謂如字與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與信字之訛中孚案下句本顏延年五君咏龍性誰能馴句似未可以性字爲誤或者如字有訛耳

竹坨齋中讀書之十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纚縰葢本儀禮聘禮記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二句如此用經使人不覺楊氏所以失注也

十七史商榷九十九云觀劉知幾史通自敘篇敘其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并下及于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人史學概可知矣案劉氏于敘述讀左氏後本云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于是觸類而

觀不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者凡三國六朝各史俱包在內語甚明晰乃王氏割并其語以證其唐以前惟三史三國之說豈不眯目而道黑白乎

文選兩都賦序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葢奏御者千有餘篇五臣注劉艮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案序所云俱指賦而言劉注非也漢志載詩賦一千三百十八篇除去歌詩三百十四篇尚餘一千四篇與序約略相同西京雜記上或問

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所云千首賦當即指奏御之千有餘篇據此益知劉注之非

陔餘叢攷五 史記弟五條有云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湻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皆文之失檢者案子貢之貨殖不得詳敘于弟子傳湻于髡之滑稽不得備述于孟荀傳故各以類別列猶之天子之詔旨有錯見于臣傳而專傳中反載他人議奏夫各有所當也使以一人之事必盡列于本傳便失史家體裁鍾山札記四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一條所舉各異却與鄙見吻合可謂先得我心者也

漢志詩賦家詩祇一類賦分四類四類中惟後一類無名氏猶可另編而前三類之分一自屈原迄王褒一自陸賈迄朱宇一自孫卿迄路恭俱有名氏可順次爲一類內惟秦時雜賦淮南王羣臣賦魏內史賦不詳姓名然尙有時代可坿入志必分爲三類甚屬無謂又李思孝景皇帝頌及成相雜辭隱書三種亦坿賦類豈以其體相近耶愚意賦宜總爲一類而坿

以無名氏諸賦退列于歌詩之後葢詩興最久賦則始于周末何可顛倒其序以致昭明文選亦踵此例後人編集俱以寥寥賦篇取冠歌詩之前以爲適用古式而莫覺其非近潘稼堂遂初堂集賦列雜文之首則各得其所矣

王文簡精華錄出于門下士選定文簡在日已刊行故詩至庚辰而止自辛巳以下十二年葢闕焉然觀全集不過存十之四耳後之注家宜取全集箋釋之庶有功前賢嘉惠來哲不淺乃惠定宇棟作訓纂全

林始柴作箋注祇爲精華錄而設此避難趨易急于成名均未當也

宋計氏有功著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歷元明而至本朝厲氏鶚著宋詩紀事一百卷錢氏大昕著元詩紀事　卷獨金明兩代無人繼作世多讀書好古之士宜仿三家體例輯成二書垂諸藝苑而後五朝掌故始燦然明備矣

陔餘叢攷一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一則其所引證頗與毛西河之說相同宋竹垞有答蕭山毛檢討

書極以毛說爲是案毛朱之說本非趙氏反竊取之且自詡爲雖創論而實定論直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

十七史商榷九十九云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大箸作荀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案荀悅袁宏斷代爲史本是編年正格自晉以下皆有之不過存者祗荀袁兩漢紀耳就唐以前言之若必欲合數代爲史方成箸作然則亦當棄十七史而獨尊鄭樵通志矣西莊以馮時行序史炤通鑑釋文極力推尊溫

公反失其本旨見商榷一百不意躬自蹈之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也

義山四六婉約秀飾在唐人爲别格觀樊南甲集序有云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閒蓋其宗法如此

明代建安雷樂周易古經無錫華兆登周易古本俱于彖辭上無乾坤等字而但冠以☰☷等卦于爻辭上無初九初六等字而但冠以⚊⚋等畫攷之從前易家祇有移析經傳强加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未

有敢擅刪經文者有之自此兩人始眞庸妄子也
義山擬意廿四韻原出元相會眞詩而更加藴藉不
墮惡道
隋經籍志雜家有沈約珠叢一卷唐藝文志已不箸
錄則其亡久矣唐人類書諸種罕見徵引惟慧苑華
嚴經音義采用極夥輯錄之尚可成卷然祗可隨書
編次究不能復休文之舊耳

鄭堂札記卷四

烏程周中孚信之箸

神農本艸八卷漢志不箸錄至隨志始有之漢志經方類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周禮醫師疏引作食藥疑即本艸之書食禁必食藥之譌也

史記孔子世家末紀子思生白子上生求云云不過舉其有名者而言非孔子十餘世皆單傳也觀下文不箸鮒之子襄之父及延年之子可見

歸震川長于文而短于詩夫人而知之也汪堯峯酷

愛其文并及其詩因摭歸詩攷異一卷刻入鈍翁類槀此則誤用心思不得著述之要領矣

王氏楙曰二典三謨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愚謂史記上紀三代先秦之事而可與前後漢書並稱爲漢三史亦據所成言之

王敬美蓺圃擷餘有尙故事一則謂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埽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然則公安竟

陵之派固敬美之所料及也

史記衛將軍傳云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漢書青傳則下兩句俱無青字王氏野客叢書評之曰史記疊用三青子字漢書則一用青子字雖省古人純實之氣已虧案班氏每刪節史記字其氣未嘗不純實也卽并下兩子字及三為字索性刪去益見簡老

子由志坡公墓但言其文得于莊絕不及佛使果有得于佛則子由非理學中人必不諱言之矣而近世

某鉅公以爲坡公之文得力于華嚴經王阮亭本之作詩曰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詩之失誣無足深論而某鉅公之立說不過借以文其禪誦之陋耳

楚詞之夫君猶夫子也當讀如字後人因婦人呼夫爲夫君遂改從扶音讀失之遠矣

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近儒著錄金石文字多以元爲斷限若以酈氏引晉宋魏諸碑律之則勝國　昭代諸碑

亦嘗閒爲采錄不得拘于好古二字庋置不論宋氏曝書亭集一五十有霍山廟建文元年碑首善書院碑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三跋顧氏金石文字記六且全錄霍山碑文此其例之可援者也

凡箸錄金石之書卽無金亦可稱金石秦琅邪臺石刻三稱金石刻泰山石刻一稱金石刻亦其例也

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注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久則能入于學也朱子注論語一貫章盖本于此亭林譏之殆失于不攷

周書世俘解首維四月乙未日日字係衍文觀通篇書日處俱無日字後惟有時甲子夕句則春秋文法亦有之若繫日字于日辰下者則三代古書所無也

王阮亭蠶眉關南渡野羊水結云惡竹縱橫甚還須斫萬竿本杜陵惡竹應須斫萬竿句朱竹垞返照結云山家多畏虎虎應各掩柴扉本東坡畏虎關門早句皆以一句分作二句也

柳子厚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敘其世系則曰六代祖諱慶曾伯祖諱奭而昌黎志子厚墓則曰七世

祖慶曾伯祖爽案曾伯祖當作高伯祖方與柳文相符

畢秋颿經典文字辨正序作法本于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見困學紀聞八嚴厚民曰困學紀聞所載僅十之一全篇約二千三百餘文

春秋緐露前十七篇皆論春秋之義當卽漢志春秋家公羊治獄十六篇之文自離合根弟十八以下皆與春秋無涉當卽漢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

燕禮工歌鹿鳴一節奏南陔一節歌魚麗一節遂歌鄉樂一節俱與鄉飲酒禮同鄭注皆重出不曰已見

鄉飲酒禮燕篇各爲注以便誦習不必讀後篇而覆檢前篇也此正漢人樸實處

經義攷載譚氏吉璁說曰詩書莫不有序尙書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序矣所作譚氏墓志亦載其說稱其讀書善悟類是案僞周官文絕非詩書小序可比譚氏取以當周禮之序何善悟之有竊以周禮序官可當五官之序一官各得一序庶與詩書之序相類起竹垞于今日未知以吾言爲得當否

孔叢子一書固屬王肅僞撰然小爾疋一篇漢志已

箸錄其爲古書無疑（王伯厚亦云）後人因肅作僞幷疑及小疋（陸氏說文李氏文選注引俱省爾字）戴氏東原且謂漢世大儒皆不取以釋經似非漢志所稱之本恐亦不的近余友嚴厚民撰小疋疏證有功小學不淺厚民名杰錢唐人

左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戍之謂乎上兩句明是周頌而杜注云逸詩豈以假之爲何溢之爲恤而然乎

玉谿生詩有一題云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

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于辭顧惟疏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一章獻上亦詩人咏歎不足之義也案此是詩序非詩題也觀上詩題云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則此爲重獻之詩當別有題不知何時佚去後人誤將序作題耳統閱全集從無如此製題因編次在前篇後故不覺其失題設選家專錄是篇則失題之痕迹顯然矣馮先生箋注本于題之前後各空一行有以也

趙耘菘詞章之士于經本無所得其陔餘叢攷首列攷經四卷大都取前人之說改頭換面卽如攷易祗有畫卦不本于河圖易不言五行河圖刻玉三則全襲易圖明辨其餘槪可見矣

錢唐丁丈希曾傳謂介疋十九篇先後次序各有命意爰作介疋敘篇一通自首至終如繩貫珠聯無牽强之迹頗與易之序卦小徐之說文部敘相類可謂良工用心苦矣丈歿于己未中元之次日年八十所箸經解盧學士鍾山龍城兩札記俱錄其說惜付刊

者寥寥無幾恐終爲郭象朱齊邱輩所攘耳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皆與左昭廿五年傳游吉引子產夫禮天之經也數句同惟孝作禮是作實利作性耳孰創孰因不可攷矣

李義山哭劉司戶蕡詩不待相孫宏省一公字義山所創亦猶馬遷馬相如之省去司字也

史記趙世家載趙簡子疾以下三百餘字與扁鵲傳所載相同史記一書從無有相同如此之多者當由

趙世家失于刋落耳

朱竹垞荇谿詩集序自敘詩之變遷有云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傖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余謂諸家序文皆不及分晰如此學者須領略此旨以讀竹垞全集當有歷歷不爽者

竹垞詩論一有云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中爭案左襄廿九年傳自歌齊後卽繼以爲之歌豳爲之歌秦杜

氏云豳詩第十五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然則竹垞以爲本來如此立論殊乖

竹垞讀武成篇書後祇以書日之法疑其爲僞但四字古文作三編護古文者亦可藉口脫去上一畫爲辭不若閻氏惠氏兩家之辨駁詳明也

明史載葉春海鹽人宣德正統閒凡三爲浙江巡撫治事于鄉王彰彰德人亦巡撫河南彰傳謂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春而已陔餘叢攷卄七申之曰此外尚有王瑜淮安人後鎭淮安總督漕運魏源

江西建昌人宣德中丞新民亂帝命源往撫之又景泰中命吳人楊翥之子爲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與彰二人而已也案漕督轄七省而理一事本與巡撫體統大異不必除七省而用他省人也所云丞新民亂源往撫之謂安撫此亂民如督師經略之類非謂作巡撫也至楊翥之子爲本邑主簿史明言大臣得撫鄉土者何嘗數及微員趙氏所云徒然妄生枝節耳

鄭氏注作者七人以沮溺爲辟地者夫溺自言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鄭不以屬之辟世者未知何意

鄭氏以必也正名爲正字凡說文解字序隋經籍志敘經典釋文序所引皆足爲證詳論語古訓又大唐衆經音義序云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是亦以正名爲正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斂襟趙氏曦明注引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案之曰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中孚案古微書載論語讖云里名

勝母曾子欲襟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此卽顏氏所本

杜陵集有一百五日夜對月詩首句云無家對寒食案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此不云寒食日而云一百五日者未免立異爲高

黄梨洲思舊錄載顧亭林寄書一篇歷敘平生箸述顚末與梨洲相印證亭林文集獨闕此書豈稼堂編集時偶遺之邪余撰亭林年譜準楊氏竹垞年譜錄王阮亭寄書之例全載此書于譜內亦所以補文集

之遺也

盧學士新序補遺齊有田巴先生一則太平御覽六十三又三百六十一本齊策鄒忌修八尺有餘篇又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一則御覽四百三十七與魏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篇大同小異

史記項羽本紀載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於是項王乃上馬騎下文又載乃謂亭長曰吾騎

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此結束馬之下落也獨所謂美人者竟無一句收場漢書本傳亦如此此史之闕文也嚴久能曰楚漢春秋美人和歌有賤妾何聊生句想於項王上馬後亦自殺惜不載于書也

漢志載揚雄賦十二篇于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注云入揚雄八篇後總結詩賦數目下亦然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兩處小注不同當由雄之自敘祗載四賦劉氏卽本之以箸錄後班氏復加入八篇耳

阮孝緒七錄亦隋書經籍志藍本之一志敘云今攷見存分爲四部然則存書之目已作正文其佚者皆隨坿于正文之下繫以梁有二字觀經義攷所引七錄皆梁有以下之文可見好古之士宜本志敘所采七錄大略取而編成一書以復十二卷之舊幷取廣宏明集所載原序冠于卷端亦盧學士羣書拾補意也

漢書李夫人傳載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舊注解作傾覆之傾甕牖閒評二二極論其非余更

爲申之曰注家泥于大疋哲婦傾城之句故有此誤延年所云卽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之意若項羽本紀漢王稱侯公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此又爲傾動之傾與歌意亦相合也

玉谿生詩箋注三 于房中曲云漢書禮樂志高祖有房中祠武帝時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樂此則借取以言悼亡也悼亡詩以此爲始中字案以此爲始謂借房中名目爲悼亡詩實始于此耶或疑馮先生以

悼亡之作始于此章豈有先生之博學而不知遠有安仁近有微之之作乎

甕牖閒評 三 黃太史詩云爲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愚謂山谷詩非省作蘇二也東坡一字和仲當爲老泉次子第二乃同父行也若九二乃同族行耳袁氏執一而論宜有此失

甕牖閒評 五 載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

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甯無一人以曉之邪愚謂畫工蓋本少陵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謂佳人乃婦人也非不知古詩而誤作者袁氏謬相譏評亦當令畫工失笑

鄭仲師以尚書周官爲卽周禮馬季長周官傳序鄭康成三禮目錄序俱以爲失之案仲師之言足備一說不得竟以爲非若以其不類書體繩之則禹貢鴻範何獨可編于書若又以衛泰緜富論之則當夫子之時百篇具在亦未見多寡之不均也

鄭堂札記卷五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日知錄三據程大昌詩辨謂周南召南可名之為南不可名之為風所謂以疋以南是也案左氏隱二年傳風有采蘩采蘋此二南稱風之實證何得如程氏所云大凡入樂之名與編詩之名及詩之次序俱不相同大戴記投壺凡疋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貍首為逸詩鹿鳴白駒為小疋餘俱國風且總稱為疋可悟二南稱

南爲入樂之名非編詩之名矣明乎此而知朱子本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俱未得當錢詹事答問三南陔六詩一條可與余說互相發明

楚狂言今之從政者殆而以其時攷之當指子西夫子因或人問及曾曰彼哉彼哉而楚狂亦以爲殆與聖心有相契焉故欲與之言耳

曲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可知古來婦女俱有名不僅如姬姜嬴子之以姓爲名

也孔子之母名徵在可爲左證

孔氏大戴補注本極精當惟于夏小正八月鹿人從九月王始裘十月黑鳥浴三句俱刪去與通篇經傳並舉俱不合似爲失之

王光祿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歷引金石文之見于經者大學引湯之盤銘而光祿曾不及之所謂失之耳目之前者也

十七史商榷一 論項王立義帝事本于黃氏日抄愚謂當項梁起事時倘不肯依附殷通竟殺之以佩其

卬奚必于陳勝死後復立楚懷王孫心北面事之此則黃王兩家俱不徵及者也

顏魯公一生事業氣節文章俱得力于家學愍以唐書世系攷之之推六世祖也師古曾叔祖也元孫世父也杲卿從兄也如魯公之無忝家學千古一人而已

論語末若貧而樂竟當依石經樂下有道字爲正否者所樂何事不得以不改其樂樂在其中相證所謂言各有所當也

仁和翟晴江灝以攷證名家詩學竹垞若無妙悟余獨愛其橫塘一絕曰猪坊鴨舍二橋名短長橋暫出江鄉路不遙記得往年曾借問白荷花外小停橈可算才調集中高作又有集唐句書高唐賦後一首迴環有味亦錄于此爲雲爲雨楚襄王爲雨爲雲楚國亡雲雨今歸何處去不堪回首望高唐集中又有三言八言九言十言諸作邪師外道方家所弗尙也

王阮亭悼亡詩大抵以富貴中人說貧苦況味求其運典極蘊藉者無過弟十六章云樓角參差幾曲欄

繞欄覩種碧琅玕月明昨夜風驚竹翠袖何人倚暮寒較他作神韻雙絕

諺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所謂惡事指私褻之事也曾子制言上云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廧隸書墻字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卽諺語所本

東坡小谿深處是何山句爲答者之詞可爲問者了悟之詞亦可若作問行路之詞以何山解爲何處之山則與下山人讀書夜達旦句不屬矣

漢志名家者流小敍引孔子必也正名云云隋志似同

乎馬注正百事之名爲確然錢詹事答問六有云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于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據此益可證鄭注之確矣

漢志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案上載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下繫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則此十三篇斷然卽啟所箸後字必傳鈔者誤加耳韓子言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

雕氏之儒則啟之著有成書亦必然之事也

漢志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案儀秦之書俱散見戰國策及史記列傳俱未佚也試各輯成一書庶于從横十二家已得其零數矣

宋人之以文爲賦非宋人之刱造也遠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近則杜牧阿房宫賦心摹手追流蕩忘反適成一代之風氣然終非正格也

漢志載孫卿賦十篇攷荀子賦篇内禮知雲蠶箴五

賦佹詩一首遺春申君賦二一首此賦譏國楚策亦有之合之漢志十卷之數尚闕三篇攷賦篇之前即成相篇凡三章章首俱以請成相三字起故以名篇或志以此篇計在內郤符其數但此篇乃有韻之古文本非賦體則十篇久佚其三矣志又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在雜賦類恐非荀子成相之篇也　成相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自成章法後世彈詞當濫觴于此逸周書周祝解亦如此皆周末之文體也

梁氏玉繩人表攷一舉文王之異稱凡十有九案逸周書序云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此解文王時作觀本解及上下解可見盖文王可稱穆考見書酒誥未始不可稱穆王也而不嫌其與穆王滿相重者猶詩何彼穠矣之稱平王不嫌與平王宜臼相重也且在當時不知後之有相重也此稱亦足補梁氏之闕新校逸書本以爲當作文王恐失之

三國志大名也魏書蜀書吳書小名也劉書楊戲傳云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

于蜀書又董允傳注論陳氏立夏侯氏傳亦曰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此其證也但自來引者俱曰魏志蜀志吳志豈因大名而改稱與

蜀書黃權傳載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繫魏年于上者以上下所紀皆在魏事也而權又入蜀傳故復繫蜀年于下

蜀書列傳終以楊戲即以戲所箸季漢輔臣贊繫于後此天然爲全部結穴且藉以當蜀書序傳也

蜀書諸葛亮傳載後主詔策曰將建殊功于季漢參

伊周之巨勳又蜀楊戲箸有季漢輔臣贊可知當時之人又稱季漢以別于前後兩漢後人因陳氏之改稱蜀國或稱蜀漢或稱後漢何如稱季漢之爲得乎蜀書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此事見于本傳者又曰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此事不見于本傳而見于先主穆皇后傳者今相提並論而不箸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公伯寮爲孔子弟子有史記及論語馬注可證漢書古今人表列在中上本非薄待斯人公肩子子石琴牢俱列在伯寮

後索隱引古史攷謂公伯寮譖愬非弟子之流宋儒
皆同此說見困學紀聞七朱竹垞作孔子弟子攷深駮之可
稱確論近有偏信古史攷者復謂家語不列其名廣
韻但稱魯大夫其不得爲弟子明甚夫家語爲王肅
所撰廣韻爲宋人所修有何足據而反疑馬遷所見
弟子籍亦有竄入者此仍不出宋儒範圍宜乎攷之
爲貴矣

蜀書諸葛亮傳不敘建安二十四年尊先主爲漢中
王事此季漢一大事與亮極有關係豈得反略之乎

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以侍人而與君難豈得列在四等當與齊襄公並列下下

人表中上儀封人下宜增一晨門

歐宋之唐書繫以新字以別劉昫之唐書此種分別唐人已開其端如史通點煩暗惑兩篇頻稱新晉書蓋指唐初所修之本以別于臧榮緒之本也特臧氏本久佚不能如劉氏本之稱舊唐書耳近復有薛氏舊五代史列在正史于是又目歐史爲新五代史矣

漢志墨家有田俅子三篇下注云先韓子案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鳩俅音近疑爲一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故云先韓子也

人表孫武在中中孫臏在中上二人不容異等應屬傳鈔有誤

人表于亡國之君皆注曰爲某所滅獨吳王夫差下不注曰爲越所滅蓋亦傳寫脫落耳

陔餘叢攷弟二十五卷全襲歷代建元攷而分歸各

類者惟末坿年號併稱一則本曰知錄而稍加擴充之如此取盈卷表不値通人一噱

魏書華佗傳載故甘陵相夫人以下醫案十六條益仿史記倉公傳體管輅傳所載占驗十六條亦仿此體

凡一人屆兩代之閒作史者宜立傳在何處案蜀書譙周郤正傳評曰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箸于篇旨哉斯言千古作史之標凖也明乎此而凡一人歷三代四代及五六代不等者亦易以安頓得宜矣

或以臣道比妻道當如婦人屢嫁以最後所適爲定似太拘泥

蜀書馬超傳敘其父騰事竟不及騰死事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

樂必有舞故孟子言樂之實與樂記師乙之論樂皆有手舞足蹈之言

周禮疏引禮五帝記曰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盧校白虎通本于辟雍篇引五帝記誤作帝庠序之學但下有故立庠序以導之也句不容誤也

陔餘叢攷二十四引吳書先主傳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以證權曾舉孝廉而不知傳首已有郡察孝廉州舉茂才及劉琬惟中弟孝廉語矣舍前舉後蓋偶記得後一語耳

吳書有劉繇傳當孫策時已死與策絕無君臣體統不得以其傳在吳書稱爲吳臣惟其子基則眞吳臣耳

左氏成二年經有曹公子首公穀首皆作手案首手二字古相通儀禮士喪禮魚左手進鬐鄭注古文首

爲手左氏宣三年傳見其手釋文一作首穀梁定十年傳首足異處史記孔子世家作手足漢書古今人表上下有數手說文攴部作敤首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覽作解落案鮮解義同非形近致誤也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墨子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此可爲證

大戴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誼新書作蹵然案古書造與蹵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

作其容有覽是也

魏書王粲傳有云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下歷敘徐幹已下五人事蹟後載文帝與吳質書所舉亦祇粲等六人復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案上所舉六人而此則曰七人觀後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

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唯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亦以六人爲言則似乎七字有誤然建安七子之稱不容沒也攷注所引典論謂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云云方符其數陳氏蓋以融立傳當在漢臣之列故幷其名氏亦不舉及七字非誤也特與通篇人數不相符合耳

漢志兵技巧有伍子胥十卷案吳語大夫種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此

十卷應是當年教職之書

作登臨懷古詩習用斜日斜陽斜照斜曛殘日殘陽殘照殘曛夕陽夕照夕曛夕景西日落日落照晚照等字重複可厭貝詞苑一大病豈登山臨水之時冢懷古跡皆當在傍晚時耶此事之必不然也修辭者宜慎出之

曾子立孝篇引書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以爲子之辭也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案凱風序一則曰美孝子也再則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竟屬詩人稱美七子之詞未知孰是朱子則以此詩爲其子作說本曾子

困學紀聞十八載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何義門駮之曰詩之有關勸誡可被管弦爲樂府所采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樂府詩體也余謂致堂所云本無可議觀郭茂倩左克明二書所載與徒詩別爲一體故別有一種題目所以致堂又云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氏旣謂此句不差而于上文忽生枝節其好詆諆如此

竹林七賢詩推嵇阮但中散衹以四言制勝以視步兵之咏懷尚非魯衛如阮公者洵當塗之後勁典午之先聲也晉人如左太沖張景陽郭景純劉越石輩皆學阮而躋其堂奧者若在三唐則惟射洪曲江隴西三公耳

王弇州之才十倍李滄溟當上與北地信陽鼎立若李滄溟者諸體俱少完善惟七絕差勝衹堪與謝四溟之五律等量齊觀弇州反引以爲匹敵不過欲與北地信陽兩兩相配耳此乃私意揚詡究非公論生

平標楊極夥就中可取者尙有李伯承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胡元瑞諸人亦滄溟四溟之流亞也

漢官儀謂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隨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三劉敞攽奉世兩漢刋誤俱同西京雜記新校本書太史公事條位在丞相下句上誤作下當改正

歲丁巳學使阮公命中孚分輯經籍纂詁中有太元經一種從錢唐叟孝廉芳處借得宋刋范望注本後坿釋文一卷十二葉板心稱太玄音卷首云此本自矦

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案隨唐史志從無侯氏以下諸家音義卽范氏祇有注而無音惟通志略有宋林瑀太玄釋文一卷觀卷中有引及玉篇唐韻處始信此爲林氏所著經義攷以爲佚疑未見此本耳然有詮釋之字經文反無或如經典釋文之例釋及范注而范注亦無其字甚不可解林氏本有經注十卷見通志故釋文所詮多有與范注大相乖違者此宋人之恆態不足爲異不知何人謬加卷首數語合刊于范注本後致經注佚

見經義攷而此獨存也余竟不同范注一概采錄庶與分纂體例不收宋以下訓詁之條不相背焉

楚義帝猶劉聖公韓林兒也劉韓俱有傳而義帝獨無其事蹟僅附項羽紀中正如惠帝之附呂后紀非通例也孟堅仍踵曩軌不立傳于陳項之間豈以其事差綜于羽紀中故不及創作耶

荀子非十二子篇壯然注云不可犯之皃案壯然卽莊然也古字壯莊通檀弓柳莊漢人表中中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

荀子儒效篇云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爲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隋王通著書名中說其義葢取諸此

徐氏管城碩記史類三有尚書大傳別風淮雨一則後雜述中復重出較前稍略宜存前而刪後也

梁武帝以文言是文王所制葢因左襄九年傳穆姜已有元體之長也等句故爲此說然孔子述而不作安知非有取于穆姜之言而錄之乎正義以文言屬之孔子以符十翼之數實爲定論